

華松年「經建風雲錄」讀後

董中生

讀本雜誌八十年九月號華松年先生「經建風雲錄」及倪傑先生「幾點不同看法」二文。倪先生並提出：當年在辭公（陳誠字辭修，部屬都尊稱他辭公）幕府現尚健在者大有其人，希望能出來替歷史作見證。

徐稱兄是我好友，同時在湖北省同一行政區任縣長，他是咸豐縣長，我是宣恩地政實驗縣長，又同在台灣省政府任專門委員。他為主席辦一般事務，我負責督導土地改革，由省政府明令調民政廳服務。因為當時地政局隸屬於民政廳。

徐能力很強辦事認真負責，是辭公的得力幹部。

徐稱和劉慕曾都是前湖北省政府秘書長，劉千鈞的秘書，徐劉追隨辭公是由劉秘書長推薦給當時任湖北省主席陳誠的，他們二人入辭公幕在我之先，在湖北和在台灣，劉慕曾都任省政府主任秘書，我們有事多半先找他，劉慕曾點子很多。他接近辭公身邊的時間比其他的人多。

我因是政校學生，在大陸撤退前又曾在蔣經國領導的勘建隊及救國團等機構短期工作。辭公雖對我絕對信任，但政治是講利害關係的。我在辭公的幕府內，言行都非常謹慎，隨時警惕！

民國三十八年春初我抵台灣，自認以難民身份，將在台灣謀生，辭公立刻派我任省府專門委

員，確使我喜出望外。（專門委員在省府編制內是最高級職員）因為省府編制內員額是那麽少，而在大陸跟隨辭公工作過的人又那麽多，我那時希望能給我一個能領實物配給的職務，無論什麼名義，我都是滿意的。

據劉慕曾告訴我：辭公要我督導台灣土地改革，祇許成功，不能失敗！

這是我一個夢寐以求的機會，我在大陸縣行政區實驗地政皆失敗。現再有機會參加土地改革，真是太高興了，決定以幕後身份全力協助主辦機關完成任務，審慎留在幕後，絕不走出台前。

至於台灣土地改革的成功，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時機。民國三十八年春，大陸共黨天天廣播「血洗台灣」，減輕了台灣地主對減租的反抗。

其次是地利：台灣公認為炸不沉的航空母艦，美國可以不要我們的人，他不能不重視我們的地（是我聽到辭公親口講的話），美國運用農復會出人出錢幫助我們土地改革，蔣夢麟先生等向國際宣傳，能使艾森豪總統親來台灣看土地改革，不是簡單的事，越南的吳廷琰總統，伊朗的巴拉維國王，都來過台灣亦都認定台灣土地改革成功。回國實施却皆完全失敗。

再次是人和：中國土地改革協會，動員全國地政人才，及學術界智識分子（包括立法院的立

法委員）參與其事。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有位先生的文章，提到李登輝總統參加台灣土地改革工作，認為離題太遠。其實那時台大農經系主任王益滔教授是在實地研究台灣土地改革，並有專文發表刊印，李總統由恩師指導下參加研究土地改革，是合理的事。

台灣土地改革成功後四十餘年，尚能引起討論是一件美事。至於功歸何人，並不是重要的事。凡是參與過這項改革工作的人，都應得到安慰，沒有什麼怨言可說，何況土地改革完成時，行政院對有功人員皆曾報請總統給獎，我個人雖因行政院改組，失業一個月，但絕不責怪辭公，因他當面答應：無論如何困難，必設法安排我一個有實物配給的職位，由於我改行教書了，就不去麻煩辭公，他的好意，我仍感激！

如以文論文，華文似欠嚴謹，寫歷史性文章，重在資料客觀真實立論公正，今日讀十一月號刊劉真函，已提出與事實不符之反證，華文續篇僅訪問一人，更形資料搜集不完備。

我在美國的四個兒女告訴我：他們提出博士論文，審查教授如發現有一點與事實不符（不真），論文即不予通過，華文可疑之處，恐尚不止一點。且月旦人物，尤應慎重，要替歷史負責。華文對徐稱兄恐欲益反損！